

漫談四大名旦

齊 崧

論四大名旦的名次

在我們的國劇發展史上，梅蘭芳、程硯秋、

尙小雲、荀慧生這四位大名旦，可稱為空前絕後矣。在北平故都，民國十年左右的光景，四大名旦的名頭迷漫了整個的北京城，所有戲院、戲園也都是四大的天下。當時梅蘭芳獨霸了北平西珠市口的開明戲院，尙小雲和程硯秋則經常演出於大柵欄中和戲院、新明戲園，荀慧生常露演於新明和東安市場的吉祥園。祇要是海報貼出，九城哄動。當時的盛況，連余叔岩、楊小樓都要退避三舍，那又豈是以前的名旦如陳德霖、王瑤卿、田桂鳳、路三寶各位老前輩們所堪想像。所以這「空前」兩字，他們實可當之無愧的。若論「絕後」二字，也許有人以為筆者或許過於武斷了些。因為世界上的事，怎能輕談「絕後」，難道說將來唱旦角的就永遠找不出來與他們堪相比擬的甚而超越他們的人物麼？但他們之演旦角，在那個時代是以乾旦為主的，四大名旦也都是由四個男人扮演的。以後即便是還能產生四大名旦，但如求清一色的乾旦，恐怕是難乎其難了。以目前

的趨勢而言，恐怕所有的乾旦都要遭淘汰，以後的旦角都將一律是坤旦，所以說他們四位是「絕後」，誰曰不宜？

提起四大名旦，筆者聯想起四件瑰寶。其實他們老哥兒四個也都是梨園界的四方瑰寶，只是無法把他們陳列在故宮博物院而已。梅蘭芳可比作翡翠西瓜，可惜這件國寶未能携出，現在故宮博物院（外雙溪）裏是看不到的。據說這是慈禧太后陪葬之物，由陵寢中取出而陳列在北平的博物院裏。綠皮紅瓤，天生與真西瓜相似，可謂麗質天成，鮮艷奪人。氣質高貴與梅氏的雍容華貴，恰成比例。程硯秋可比作雕花的象牙提盒，其質雖非絕品，而以其手工精細，能雕至幾乎透明的地步，玲瓏剔透，舉世無雙，所以也可成爲一寶。尙小雲可比作三聯黃玉璽，四四方方，端端正正，色彩鮮明，雕工精細。荀慧生可比作美國影星梅蕙絲胸前的鑽石別針，雖然也是絢爛奪目，只是總免不了帶些肉感。

對於四大名旦名次之排列，自然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然無論何種排法，梅氏居首，是爲不爭之論。至於其他名次之排列，就要看是在那

一個階段了。最初的排法爲梅、尙、荀、程。那時程初出道，慧生尙爲人跨刀，尙小雲已能自立門戶，捧之者大有人在。那時青衣祇重唱工，不重做表。尙之天賦獨厚，故能排居其次。過一段時間，程的新腔問世，變化多端，捧之者衆。故排列之次序將程提高，而改爲梅、尙、程、荀。再經過一段時間而改爲梅、程、尙、荀。因那時的觀衆歡迎新腔，注重做表，所以固步自封，不善變化的人吃了大虧。嗣後又變爲梅、程、荀、尙，而小雲成了殿軍。其間個人之努力與夫天賦資質的發展，自爲其主因。而人事滄桑，以及社會上之變化，亦均有以致之。現在蓋棺論定，以筆者個人的評判，其排列次序應爲梅、程、尙、荀，似較公允也。茲就以下數端，試論四家之短長。（一）扮相。（二）唱工。（三）技藝。

扮相唱工技藝之別

（一）扮相：以扮相論，大家無不一口同聲說當然是梅蘭芳生得最美了，扮起來也最漂亮。但是他究竟美在什麼地方？是否五官、體型、手指、足跟無一不美咧？恐怕有很少的人能仔細分得出

來。就筆者的私自觀察，梅老板也並非每一部門都美。第一他是偏風耳朵，兩邊凸出，遠不及程四的耳朵。第二他的牙齒不齊而有些發黃，遠不及尙小雲的一口小白牙整齊排列，來得順眼。他的手指骨節粗而長，並不十分女性化，比起小雲的手差多了。但在這些地方他在化妝方面，都用盡心機來彌補其缺陷。耳朵可以用絲帶綁起緊貼鬢旁，上面再用頭面來遮蓋；手可以用美的手勢（如蘭花指）來將其美化。在古裝戲裏，凡要露手的戲（如麻姑獻壽），他在食指和小指上加以銀套就把手型美化了。梅氏得天獨厚的，要算他那一雙眸子，真是一泓秋水，嫵媚天成。驚鴻照影不能以掠其美，燕尾剪波不足以比其俏。當時如有荷來塢之美腿保險，他那一雙眼睛百萬美金之不易也。其次就是硯秋的一對秋波，也是他的最美部份。眼型丹鳳，顧盼之間，其運用之靈活，則有過梅郎之處。如演虹霓關之丫環與玉堂春之蘇三，眉宇眼神之間，較梅老板有過之無不及。凡看過他們二人這兩齣戲的人，如閉目追憶，當知吾言之非謬也。尙小雲的眼睛，雖亦細長柔媚，但以不善運用，表情稍差。祇有在表演殺氣騰騰（如秦良玉）和呆若木鷄時（如梅玉配的小姐）最為適合外，表演其他心情則微感不足了。至於慧生的一雙騷眼，雖然也是迴盼流光令人陶醉，但是那種骨酥肉麻的味兒，總令人覺得有些兒難登大雅。

另外一個美的條件就是在舞臺上的個頭兒，也就是身材和體型的條件。我們須知，四大名旦在三十歲以前，都是婷婷玉立的身個兒，並非如

晚年的臃腫不堪。除了尙小雲以外，其他三且都發了福，有如身懷六甲，膀大腰圓。尤以程硯秋為最。祇有在身穿斗蓬的戲裏，如文姬歸漢、春閨夢等劇還勉強看得過去。於穿短襖或破的戲裏，就讓人有天字第一號女性之感。梅老板論個頭兒，在臺上看（壯年時仍是如此）真是肥瘦適中，修短合度，無論是旗裝、古裝、青衣、刀馬，都是第一份兒的美人胎子。尙小雲的身材也很受看，但是吃了臺步的虧（以後談臺步時再論），不能盡展其美，荀慧生雖然高了些，（也許是因為他常蹂躪的緣故。）但尙無大碍。比起程四來，要算矮子了。發福之後，也嫌胖了些，但尙非龐然大物進退失靈。以扮相而論，梅氏是且角中空前的傑出人才，連坤伶也包括在內，無出其右者。想讀者也必以為然，非僅筆者之個人觀點如此耳。

(一)唱工——談到唱工第一重要的，自然是嗓子。其次才談到行腔、吐字、氣口、尺寸和口形等技巧。嗓子是唱戲的本錢，嗓子一場中，則一切同歸於盡。嗓子的好壞，要看它的磁音與音階。所謂音階，亦即嗓子高低幅度的大小，幅度愈大愈能運用自如，唱起來格外省力討好。但往往是有本錢者不求技巧，技巧精者多半又無嗓子，所以必須「二難併」始能唱得受聽。但一條青衣嗓子，除此之外，還須要合乎四種基本條件——即「寬」、「亮」、「甜」、「潤」是也。四大名旦之中，高低幅度最大者為尙小雲，嗓子非但衝而且能持久，故有鐵嗓鋼喉之稱。如論四種基本條件，最合乎標準者要數梅蘭芳了。他的

水音，是老天爺賞飯吃，非可學而致之。以前在談梅蘭芳一文裏，也曾將梅氏一生分為三個時期。民十之前為第一期，由民十到七七事變為第二期——亦即鼎盛時期，勝利之後到晚年為第三期。第一期他的嗓子雖也好聽，但仍不免失於高而窄。到第二期則寬甜圓亮兼而有之，殆為他一生中之巔峯狀態。起解中反二簧「負義兒男」一句，聲震屋瓦，開明戲院為之搖搖欲墜，的確非同凡響。至今思之，猶如仍在繞樑不散也。硯秋的嗓子，並非上選。最初祇能發鬼音，但經過通天教主為之另闢溪徑，截長補短，終入正軌扶搖直上，將鬼音一變而為抑揚頓挫，委曲動聽之美音。再加上程四的痛下功夫與穎慧，行腔吐字刻意研究，在他晚年，竟駕乎尙、荀之上而能與梅氏一爭短長，成為四大之中第二把交椅。論嗓子慧生最差，但能持久。全本玉堂春由驪院至團圓止，全劇十四刻鐘，居然能一氣呵成，也屬創舉。他本錢雖差，但有相當技巧。唱起來寓感情於其中，並非抱着肚子死唱，所以很有一部份人趨之若狂。然以秉賦而論，在四大名旦之中，他也祇好是敬陪末座了。

在唱的技巧方面，若論行腔大方、氣口準確、尺寸適當，則四且之中無有能及梅氏者。即以坐宮之四猜及對口而論，即可得到答案。程四慢板尺寸太快，既不合劇情又不受聽。尙小雲的對口快矣，但嘴裏涵混不清，都是不及梅之處。慧生則從未聽過他的探母，想必不見長也。論咬字，四大名旦之中，以程四為第一，尖圓分得清楚且從不念倒字，這是梅不及程者。梅有時念倒但

並不明顯，因他的嗓音甜潤，聽眾祇願欣賞，一時難以覺察。（梅氏在天女散花與廉錦楓二戲中，曾將「入海的蛟螭在那浪中潛」及「似蛟螭、似魚鼈、奇狀異形。」兩句中將將螭（音斥）字念成離字，是最不該的，足徵其對於字的不講求也。尙小雲念字更不講求，並且略有大大舌頭之病。如將「顏」字念成「羊」字等是也。荀慧生因以前坐科梆子班，所以始終甩不掉梆子的後音；對字也不十分講究，有時故意以咬舌出之，尤為不當。但他唱南梆子則別有一天，亦或受唱梆子的影響歟？他雖然也是花腔送出，但在音調之間，總覺得有些「誇」（去聲），好似北方樂亭話總不能與京腔相比擬是一個道理，較諸梅、程、尙要稍遜一籌也。

（三）技藝——出場、臺步、跑圓場、水袖、武功及騰工、舞技。出場與臺步——在國劇裏，無論演什麼角色，沒有比出場亮相更為重要的了。譬如人之相遇第一印象，即等於舞臺上之出場亮相。如能予人以全神貫注引人入勝之感，那就等於成功一半了。四大出場各有不同，梅氏的出場，多半用的是「穩如泰山」式。他兩目平視站在窄口，紋風不動約有半分鐘，然後再蓮步徐移，輕拂水袖。真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予人以秋高氣爽，飄飄欲仙的感覺。再看他芙蓉如面柳如眉的扮相，即便是鬧如夜市的場合也會馬上靜下來。尤其是青衣戲裏，更是百試不爽。其餘如鐵鏡公主的旗步、戲鳳裏李鳳姐的碎步，更是美妙絕倫超人一等。尙小雲最擅長在慢長槌的點子裏，隨着西皮慢板的過門出場。踩的點子準確，

出場時候拿得穩。但出場後時而張目時而合睛，雙臂緊抱肚子，有時渾身亂動。臺步如踩彈簧的樣兒，則實在不敢恭維。但有的觀眾，特別是在天津，偏偏就喜愛的是這個調調兒。認為再順眼也不過，而非如此不能過癮。筆者一度也曾迷着小雲，當時並看不出他的這些毛病。祇覺他嗓子衝有立音，肯實力同時身手敏捷，故每演必往觀。但日久生厭，就看出他的短處來了。所以一位名伶，必須能隨時檢討改進，力爭上游，才能長久維持叫座能力。如僅曇花一現，當必有其弱點也。程的出場變化最多，正身側身疾徐不一要看什麼戲。在未成名前出場輕快，成名後漸趨穩重。殆至晚年，幾與梅氏相近。如法門寺之宋巧姣、武家坡之王寶釧、文姬歸漢之蔡文姬與夫春閨夢、鎖麟囊之出場身段各有不同。因程的個頭兒過高，晚年又過胖，所以不得不施展水袖腰腿功夫以掩其短。他出場時多半一足在前一足在後，在臺上站立時，亦復如此。跑起圓場兩腿稍曲，更是絕活兒。上身平穩而足下飛快，非有真實功力者學不來也。荀慧生的出場為噴氣機式，常用一個箭步竄出臺帘。然後緊前三步，斜退四步。而其風擺柳的姿態，也就由此而生。一般荀迷也非此不過癮，故常於緊三慢四中，掌聲四起。再加上翻白眼，咬嘴唇的各種表情。有人三月不知肉味，有人欲當場作嘔。以其脫離傳統，出乎準繩，故好惡之間大有差別。雖亦名旦，然終比不過其他三位。有如妖魔得道，雖經苦修千年，然終不能成佛作祖是同一的道理。

跑圓場（包括走圓場在內）——在國劇內，

跑圓場不愧為畫龍點睛之作，常在全劇之高潮或關鍵之處出現。關於四大名旦跑圓場之高下問題，頗為劇評家爭論的焦點。或謂論跑圓場梅豈是其他三人的對手。論圓荆州的圓場，他跑不過程硯秋。硯秋腿下之平穩，頭上若擺上一杯水，跑完全場都不會洒下一點一滴。論御碑亭的圓場，跑不過尙小雲。小雲摔得重、跑得滑，最為逼真。小放牛的圓場跑不過荀慧生。慧生跑得千姣百媚，婀娜多姿。此種說法，初聽之似甚合理，然非筆者所敢苟同。第一若論平穩，則以電子操縱之機器人最為平穩。連續跑上七十二小時也不會洒下一點一滴。但是這種機械式的跑法，沒有承轉起合，徒奈不美何？據小樓與人談：「回荆州裏的圓場，控制權在趙雲手裏。所以我唱這齣戲，在跑圓場時，不但要注意脚下，還有時要注意到劉備和孫夫人。祇有和鳳二爺與梅老板跑圓場時，可以提槍放馬跑開，誰也不必管誰，就能天衣無縫，皆大歡喜。換一個人，可說說不定了。我必須照顧他們，以免出岔子，有時我就在拐彎抹角時，須加一墊步，來調解尺寸。雖然也好看，可是就要分心，臉上顯着不自然了。」從以上這一段話裏，我們就可以知道回荆州的圓場誰高誰不高了。在筆者的眼中，看梅老板在回荆州裏跑圓場，在拐彎抹角之處，就和在冰場上溜外刃一般（Outside Curve）如春風楊柳，煞是好看。說他不行，祇能說是別具隻眼也。若論御碑亭之圓場，不是摔得結實就算好。要知雨中趕路因心切急切，所以才會滑倒。若梅老板在起步時即露焦急之狀，然後再失足滑倒，並且前後身段不一樣

，把內心緊張情緒表露無遺。這才稱得起是跑圓場，而非大賣藝。至於小放牛，怨筆者從未看過梅的小放牛，不敢妄加論斷。然筆者願意進一步提出者，不知論者諸公是否曾看過梅的穆柯寨。在對雁一場的圓場，跑的是風流韻籍、儀態萬千。上海天蟾舞臺，兩廊花樓千餘的觀眾，都不約而同的爲之肅立狂呼，正應觀眾覺得四面搖搖欲墜。試問這種圓場的吸引力，又有那位名旦足以當之？再看他天女散花「雲路」一場走的圓場及下場時跑的圓場，和廉錦楓「海濱」一場的走場及下場圓場，真是個個翻若驚鴻，宛若游龍，嚴絲合縫，風雨不透。實不敢作第二人想也。據聞生死恨裏的圓場也是跑得空前絕後，可惜陰錯陽差筆者竟未看過此齣，學生遺憾，不敢妄加評判也。然就以上提出的三個圓場，請問那一位能提出其他名旦在那一齣戲裏那個圓場堪與之相提並論呢！

水袖——若說現在最可以表現女性美者是三圍，那麼在古時最可以表現女性美者厥爲水袖。所謂「掩袖惑主」之說，不正是論水袖麼？所以在國劇舞臺上，不管是喜怒哀樂，莫不藉助於水袖。四大名旦對於水袖之運用，無不痛下過一番苦功，各有其巧妙不同。同異之間，究竟孰好孰壞，頗難作一客觀之衡量。乃常因見仁見智之不同，而引起無謂之爭論。故在此節，僅述其如何不同而不作比較，以免橫生枝節。然而不論何種水袖，必須能與個人之臺風、臺步、身段和腰腿相配合，方能引起美感。如斷章取義，用的是梅身，程腿、尚手、荀足則必似機械動作的小布人兒

，而毫無生趣矣。梅之水袖以穩重大方著稱，不輕不重不花不野。在輕拋慢送之中，美化了情緒之表達，加重了內心之變化。其運用水袖之代表作，如宇宙鋒裏的裝瘋、洛神中與子建之對話、汾河灣中之望門、法門寺中之出場、武家坡之出場、醉酒中全齣之水袖表演，均爲其得意不朽之作。疾徐得法，運用靈活，有條不紊，不失典範。程硯秋的水袖變化最多，亦可謂之功夫水袖。他不但要用水袖表其美，同時還要藉水袖來掩其醜。苦心孤詣，確可稱讚。於是有所謂燈籠袖、彈簧袖、快袖慢袖、前收後放、左右開弓等不一而足。梅妃、春閨夢及鑽麟臺可以說是集其水袖之大成的三齣戲。學程派者，多不察個人之體型，而妄加倣效。於是於不知不覺中露其醜而掩其美，有其形而不能傳其神，得其似而不能得其妙，悲夫。故曰對於藝術一途，必須能有自知之明，方能加以活用。萬不可食古不化，東施效顰，必致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又爲愛此道者所不可不深悟痛覺者也。尙小雲的水袖，抱殘守缺最爲傳統。他從名旦張其淋學戲，而私淑陳德霖。所以他和老伶工陳德霖、吳彩霞等之水袖很接近，也是緊抱肚子的姿勢而少變化。所以唱大保國、二進宮、硃砂痣等戲最爲適合。循規蹈矩，不趨時尚。而其拿手戲中如秦良玉、林四娘、摩登伽女、青城十九俠以及十三妹等劇，殊少水袖之運用。荀慧生的水袖，則獨樹一幟，與其他三人迥異。和他進三退四的步法，恰好配合。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五花八門，標奇立異，確也有他獨到之處。在其兩眼微睜合閉之間，配以水袖之上

下飛舞，確能增其嬌柔媚。然一般學荀者，多能學其進退步法，而不能學其水袖之配合。在臺地曾見過二人之水袖甚爲接近荀派，其一爲海光劇團之程景祥先生，另一人爲由港來臺之坤且譚硯華小姐。看了他們二位的水袖，猶如慧生在目前，雖不中不遠矣。

武功蹺工舞技短長

武工及蹺工——有人說梅蘭芳雖好，而美中不足，他不能唱武的，是等於打麻將缺一門而且是清缺。筆者對此論有不能已於言者。持此論者，或對梅有偏見，或對梅所知甚淺，根本沒有鑑賞過梅的武工。須知當年在梅初露頭角尚未去滬之前，爲求上進及拓寬戲路，故對於刀馬頗下過一番功夫。舉如掏翎子，跑圓場、邊馬、大快槍、燈籠泡，他都無一不來。看他的穆柯寨（以後又續編了穆桂英掛帥），就可以知道他的功夫有多深了。在起打時翎子和靠不亂，趕得下手兒們爲之應接不暇。臨完轉身、掏翎、搭黃瓜架亮住，其乾淨俐落與吃鑼鼓之準，真是叱咤風雲無與倫比。如非有武工，焉能到此境界。真不知說梅不能唱武的係何所指而言，難道說還要梅來一齣冀州城或挑華車麼？以後演的掛帥想更出色，深恨無此眼福未得一觀耳。論武工好，四大名旦之中，自以尙小雲爲第一把交椅。第一他的蹺工，雖不及第五名且筱翠花和荀慧生，但也很說得去。曾在過天津某宅堂會裏看過尙小雲與名票朱作舟先生的大青山，是名票王華甫先生的王老道，余叔岩高足李企涵先生的呂洞賓，可謂

別開生面難得一見的一齣戲。在持刀對陣的一場，小雲身穿新繡醉紅白花的襖袴，持刀蹂躪。扮相艷麗，躪工穩鍊，起打火熾，亮相迷人。這是筆者所看過的第一尾九尾旋狐，與正牌武旦朱桂芳。無分軒輊，堪稱四大之中武工最強者，也是最硬的打手。其次荀慧生的武把子和躪工，也是一時之選。看他的大英杰烈，即知他的武工底子。與其夫相會時踩着躪窺起跪下，底子不磁實，何克臻此。在反串假玉甫剛時，起打紮實火熾，又非他人所能辦得到的。這是一齣荀派的看家拿手好戲，非他派所可侵犯者也。其中武工最差的，恐怕是硯秋了。除了沈雲英外，從沒有看過他起打的場子。至於躪工，梅、程均不擅長，在臺上也從未看過他們二位蹂躪。梅在戲鳳中飾李鳳姐也不蹂躪，臺步照樣風流好看，甚而駕乎蹂躪之上。所以戲在人演，又豈能僅以雕蟲小技，而遽論其短長呢？談到躪工則不能略去筱翠花，因為他是躪工中的第一把交椅。彼派的醉酒，也照樣踩着躪，銜杯臥魚也都踩着躪。論功夫則無人能趕得上他，但如論劇情，則為讀者所不取。因為國劇演出不是綜藝團在表演特技——顯露硬硬真功夫——，而是要合乎劇情。楊貴妃是天足而非小脚，如何能蹂躪。功夫再好，也不能在此劇裏賣弄。或謂梅之醉酒「貴而不醉」，是乃膚淺之論。請問在念白「大杯伺候」之後，梅扶桌醉步，再出場後，臥魚時醉眼惺鬆，吸花香時醉容滿面，是真由內心表出之醉也，何得謂之「不醉」。對於筱翠花的評語「醉而不貴」，倒是一針見血之評。二人之醉酒，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者亦在此。

舞技——在我們中華文化的產物——國劇

——中，是無動不舞的。現在筆者所提出的舞技是狹義的，是指幾種不同型類之舞而言。且角的舞，除了一般袖舞、扇舞、撲蝶舞之外，其他如嫦娥奔月之花籬舞、天女散花之綵舞、霸王別姬之舞劍（雙劍），紅線盜盒中之舞劍（單劍）、西施中之舞羽、麻姑獻壽中之酒盤舞、廉錦楓中之刺蚌舞、千金一笑中之撲螢舞、太真外傳中之浴舞、月宮舞、翠盤舞等無不為梅老板精心摩劃之創舉。其中尤以雙劍舞、綵舞、羽舞、翠盤舞最為出色，當永留後世垂為典範。其他名旦之舞，多不能超越其範疇。論美觀亦多不能如梅之翩翩也。尙小雲所排名劇摩登伽女之西洋裙舞，雖為別出心裁；然在國劇中，令人有不倫不類不中不西之感。若以洋人眼光目之，尤屬幼稚。是誠畫虎不成之舉，有傷國劇之格調也。

四大名旦的代表作

四大名旦之代表作：筆者生而有幸，幼年間居住北平，大學四年黃金時代也是在北平度過的，所以有機會飽覽四大名旦的傑作。能列為四大之一，自然是每一位都有長可取，都有他的拿手絕活兒。然而他們也不是樣樣頂尖兒，每一齣戲都能登峯造極，各有其特長。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個人的拿手戲，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秘本新戲。茲就老戲中選出他們四人的代表作（依個人意見選出的，並無投票的根據。）分述於次。

(一)梅蘭芳的汾河灣。他的汾河灣一劇不但是梅氏的代表作，同時也是筆者看過的汾河灣中首

屈一指的汾河灣了。所以當年梅氏在美演出各劇中，汾河灣為最受歡迎的一個節目，改稱為一隻拖鞋的故事，不知瘋迷了多少紐約客。若問筆者，他這齣戲究竟好在何處？筆者也難以回答，祇覺得他演此戲的神韻不同，非他人之所能及。神韻之來，做表勝於唱念。第一出場之身段飄逸，無人能及。所以在美上演時，聽說僅出場的表演即「安克」(Enore)多少次。進密之水袖與身段又是一絕。念「丁山兄，你早些回來吧！」面目表情，把倚門倚閭的神情描寫到了家。「等你回來我要作夫人。」且歌且表身上美觀俐落，但並無半點「春」意。如演來真是「臉帶春」，那便大錯而特錯了。臨進場前的兩個望門，雙袖飛舞作蝴蝶式，緊跟着輕輕一躍，身段之美嘆為觀止矣。程之全部柳迎春，尙之汾河灣，雖亦均有獨到處，然較之梅的汾河灣，則不能相提併論。整個說起來，神韻差多矣。

(二)程硯秋的王堂春。有人看了這個題目必然會問：「為什麼程的代表作不是寶娥冤而一定是王堂春呢？」這樣發問當然表示他對程的玩意兒已經相當深入了。筆者也曾想過，是不是應以六月雪為他的代表作，因為連梅老板自己已都認為六月雪是程氏的不朽名作，若問高實秋兄的意見，也必將以六月雪列為他的代表作的。然而筆者還要將王堂春一劇抬出來，那就因為這齣戲是程勝於梅的唯一的一齣戲。六月雪一劇程雖拿手，然而與梅相較，也不過是半斤八兩，尙不能有壓倒的優勢也。王堂春一劇，論扮相則程優於梅，滿面懷楚，一肚子的愛思。此劇着重唱工，而唱

工並不能以甜潤取勝。必須將悽楚哀怨的心聲，在唱的字裏行間去求表達，在這裏程四又佔盡了便宜，所以「督察院」三字一吐，臺下即為之鴉雀無聲。「正九春」的一個低迴，觀衆即為之沉醉，到了「也甘心」三字真如杜鵑啼血，不得不為之愴然淚下了。至於二六、流水，唱工之巧妙，又豈是珠走玉盤所能形容。眉宇眼神之運用，更是妙到毫端，不能不深為嘆服也。總之這是筆者認為聽過的最好的玉堂春，故而必須列為他的代表作。

(二)尚小雲的漢明妃。尚小雲是以鐵嗓銅喉和武工見長的，所以他的漢明妃且歌且舞，聲不嘶力不竭，並且是愈舞愈勇，愈唱愈剛，真是過癮之至。尤其是與馬童趨馬的一場戲，翻滾跌撲，疾如流星。跑起圓場，幾與地平線成了四十五度。手持馬鞭，一連多少鴛鴦翻身，滿臺飛舞，有時特邀駱連翔為之配馬童，更為生色。有如一對凌空燕子，上下翻飛。嚴絲會縫，緊張得透不過氣來。歌聲始終不歇，絕無應接不暇之勢。臺下掌聲不斷，可與翻滾打成一片，真佳劇也。如非武工底子確實，氣力充沛，似此重頭戲斷難至此如火如荼的程度。故以此劇而論，應不作第二人想也。

(四)荀慧生的大英杰烈。這戲裏的陳秀英前花旦、中小生、後武生，必須是十八般武藝都拿得起來，才敢貼這齣戲。大凡當家的花旦或武旦都有這齣戲，而為公演必露的一齣不可或缺的戲。出科後的毛世來和宋德珠，都貼過這齣戲，但是若要與慧生比起來，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也。慧

生演此戲時，其念白之嫵媚；與陳母調笑時，其做表之俏皮，令人神往。法場別夫一場，蹣跚跑至小邊臺口，一見匡忠，雙手翻袖，來了半個鴛鴦翻身，腰向後挺，掩面向前一個箭步，雙膝跪步向前哭倒在懷。這一連串的動作，真是使出渾身解數，這是四大名旦中，其他任何人所難作到的，而慧生得之矣。其他小節股眼兒好的地方，不可勝數，惜筆者不能一一詳憶之耳。換上男裝，真可稱得上是「好腦袋」。那時尚未發福，確是翩翩年少。起打之勇猛俐落，也不作第二人想。最後陣前認夫，一幅嬌滴滴的小樣兒，的是可人。櫻唇微綻，雙目流光。慢說匡忠為之迷惑，試問臺下幾人能不為之迷惑的咧！目前臺地荀派之惟一傳人程景祥君何妨一試？想必能與荀老板一爭短長也。

集體演出各具風姿

四大名旦之集體作：據筆者所知他們四位合演之集體作，只有一齣四五花洞，此外就別無他戲了。梅、程、尚雖然合拍過虹霓關、白蛇傳等劇，而這僅不過是照片而已，並未在臺上真見他們演過，也沒有聽說他們曾露演過。梅氏曾和尚小雲唱過樊江關，但這是在堂會上看到的。程和尚合唱過十三妹，由程飾演張金鳳，聽說這是在大義務戲時露演的，但筆者未曾親眼得見。所以獨一無二的集體作，也就祇有個四五花洞了。提起此戲，筆者曾躬逢其盛，故樂為道之。當四位潘金蓮，併列臺口，着同樣的打扮，作同樣的動作，念同樣的白口，唱同樣的工尺，真是比骨頭

的大好機會。不容取巧，無所遁形，當場比貨，一目了然。梅老板仍是穩操勝算，傲居首席。羣芳之中，他的扮相最美，光彩逼人，舉手投足，大家風範，面目表情適當得體。其次風頭之健，要數尚小雲了。歌喉清脆，先聲奪人。體態玲瓏，進退有據。慧生在這齣戲裏，論扮相僅次於蘭芳，且此戲有一定規矩準繩，不容相去過遠，這倒成全了他。因不能再進三退四擠眉弄眼，反而提高了他的演出水準。至於硯秋，因為是一位長腿將軍，這戲對他最不合。腿不能曲，身不能側，水袖不能掩，令他無所遁形。再加上此戲唱工無什花腔好耍，他更吃了虧。相形之下，他成了殿軍。

在這齣戲裏，四人站在臺口恰是一幅春夏秋冬的四扇屏。梅可比作春日牡丹，荀可比作夏日荷花，程可比作東籬秋菊，尚可比作冬季梅花。於是戲為之詠曰：

詠梅

綴玉軒前一點紅，雍容華貴沐春風；
唱歌衫生死恨，堪憐掛帥穆桂英。

詠荀

一枝新秀出荷塘，面如桃李膚似霜；
(以慧生皮膚白細，故有白牡丹之雅號。)
池畔留香吹入館，爭看張生戲紅娘。
(慧生別號留香館主。從前戲園亦稱戲館子，有一語雙關之意。)

詠程

玉潔冰清雅宜人，未歌先飲笑還掣；
東籬不堪全晚節，忍看飄零墜埃塵。

詠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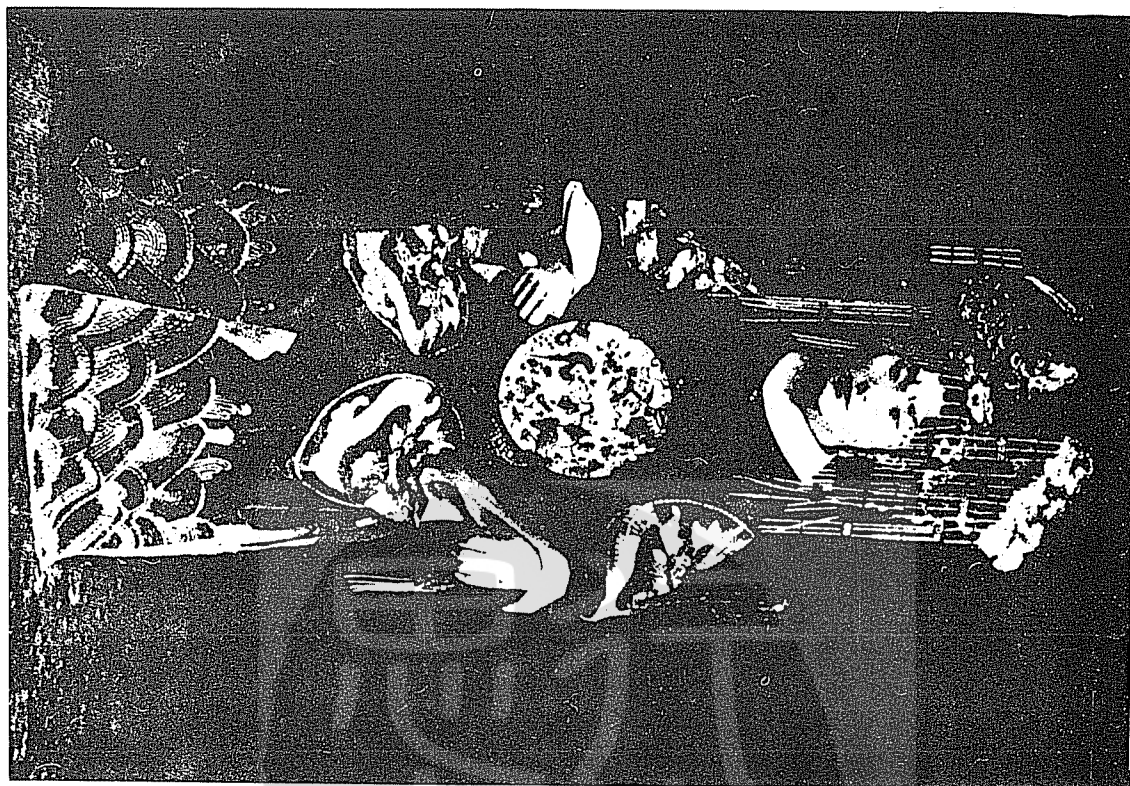
含苞待放艷逼人，臨風玉立骨嶙峋；
婉孌將軍今何在，幾片落花塞上魂。
(尚小雲曾排新戲名林四娘，一名婉孌將軍。故有此句。)

尚小雲、梅蘭芳、程硯秋民國十七年合演西廂記劇裝照。



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三大名旦的本來面目。





尚小雲探母回令之蕭太后劇照 齊崧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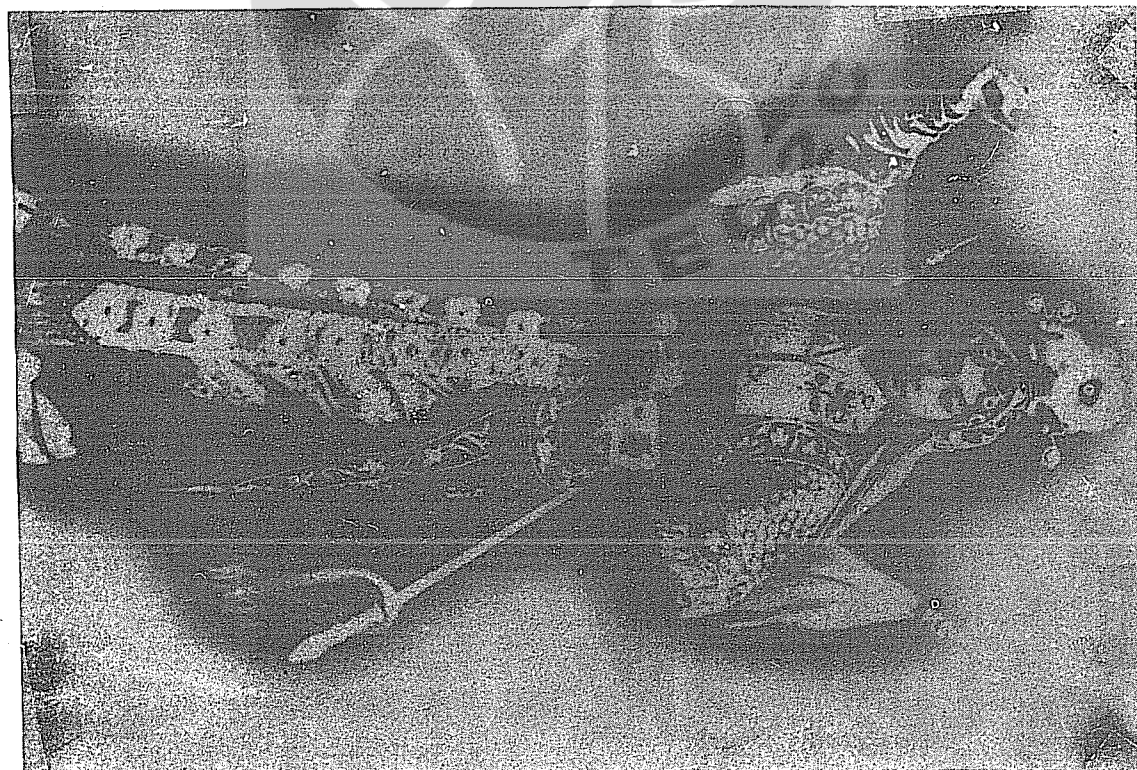


梅蘭芳之早年劇照 齊崧提供



荀慧生飾十三妹之劇照

齊松提供



程硯秋之早年劇照

齊松提供